

# 孔门弟子的争斗

潘铭基

孔门弟子甚众，三千之说虽然未必可信，然七十弟子之数，《史记》《孔子家语》等持见相近。司马迁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录孔门弟子 77 人，当中有事迹可考者 29 人而已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有明确事迹者包括子路、颜渊、子贡、冉求、颜刻、公良孺 6 人。在《孔子家语》里，有一篇题为《七十二弟子解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孔门弟子有 72 人。



《圣迹图·杏坛礼乐》中的孔子和弟子们

一个 70 多人的学习群体，能够相亲相爱固然好，但学生彼此之间不无竞争之心，虽未至于尔虞我诈、互相猜忌，但人与人的良性竞争总会有，否则人类社会也没有进步的空间。以《论语》所载为本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位弟子未必受其他师兄弟欢迎，而孔子称赞某些学生的评论，又是否会引起其他弟子的不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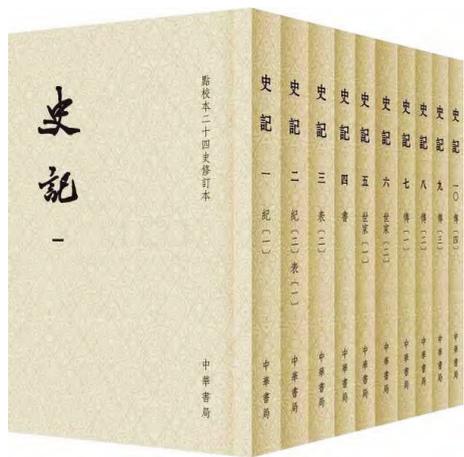
呢？这些都值得我们重读《论语》及其他相关典籍里的记载。

## 一、升堂未及入室的子路

《论语》之中，有三位学生时常被孔子责骂：一是宰我，二是子贡，三是子路。虽然经常挨骂，但三人依旧在“孔门十哲”之列。宰我能言善道，《论语》记载 5 次，其中 4 次处于挨骂的状态。子贡聪明绝顶，但聪明反被聪明累，孔子曾经指出子贡志向不够远大。子路与孔子年纪只差 9 岁，二人关系亦师亦友。子路性格冲动，孔子因材施教，以纠正其性格上的偏失之处。《论语·先进》有以下的一段记载：

子曰：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？”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”。

孔子指出，子路所弹奏的瑟音有着杀伐之气，不与孔门音乐之教相合。在《孔子家语·辩乐解》《说苑·修文》中也有相类近的评价，其中《说苑·修文》中记载，“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”。学生最容易受到老师影响，孔子批评子路之



《史记》书影

声刚出，其他孔门弟子便立刻瞧不起子路了。事情只看表面，很容易引起争端。责骂得多，并不代表孔子不喜欢子路，或许最不喜欢的人，我们根本不用花气力去责骂。爱之深，责之切，仅此而已。孔子以为子路的学问已经不错了，只是还不够精深。大概孔门之学最少有三层：一为皮毛之学，二为“升堂”，三为“入室”。这些“不敬子路”的门人，可能连入门级的皮毛之学也未达到，却急着想去不敬已经升堂的子路。看到弟子不敬子路，孔子便出来制止，可见孔子并不希望弟子间因误解而起争执。

## 二、群起攻击冉求

孔子反对弟子不敬子路，却鼓励弟子攻击冉求。冉求，字子有，少孔子29岁。冉求博艺善政，并熟习军旅之事，是孔门十哲之一。《论语》提及冉求16次。孔子一生志在恢复周礼，重建社会秩序，他出仕鲁国，后因齐国的美女文马之计，被迫黯然离鲁，由此开启了长

达14年周游列国的历程。弟子们深知老师思乡，想尽办法让老师回鲁。这事冉求可算是立了大功。当时鲁国执政大臣季桓子已死，其嗣季康子继位，希望召回在外的孔子。但大臣告诫季康子，如要重用孔子，一定要从一而终，不可中途而废。季康子想了想，大概觉得自己没有如此能耐，故而改为邀请冉求回鲁。于是，孔子派遣冉求回鲁。还是子贡了解老师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道：

子赣知孔子思归，送冉求，因诫曰“即用，以孔子为招”云。

子贡知道老师在外多年，早已想要回国，所以在为冉求送行时，便提醒冉求，如果得到了重用，一定要想办法使鲁国召回老师。这一番话，给了冉求莫大的压力。季康子并不十分热衷于召回孔子，否则也就不会改为邀请冉求。然而，冉求回到鲁国后的言行让孔子非常生气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

冉有为季氏将师，与齐战于郎，克之。季康子曰：“子之于军旅，学之乎？性之乎？”冉有曰：“学之于孔子。”

冉求回鲁后，为季康子领兵作战，与齐军在郎邑作战，击溃了齐军。季康子便问冉求，你的作战才能，究竟是学习得到的，还是天生就有的呢？冉求想

也不想，或者是想起了子贡那句“孔子思归”的话，便说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。

冉求真的是错极了。孔子怎可能教学生打仗？《论语·卫灵公》记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队陈列之法。孔子对曰：“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”并且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。卫灵公问孔子关于打仗的事宜，孔子不回应，只说自己听到过一些有关礼仪之事，至于行军作战之事，自己从来没有学过。孔子极力所避免的，冉求却积极宣扬，真是愧对孔子！甚至后来的孟子也给了他个隔代的当头棒喝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记齐宣王问孟子：“齐桓、晋文之事可得闻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？”齐宣王开宗明义，想问孟子关于齐桓公、晋文公称

霸之事。孟子为回避齐宣王的话术，便说作为孔子后学，我们不讲授霸道，故后世无从问津，所以自己并不知道，而只能说些行仁政王道之事。冉求用心良苦，一心只想老师早日回国，故说了这个善意的大话，却违背了孔子的初衷。冉求不单为季氏率兵作战，后来更成为季氏家的总管，其间冉求的做法就引来了孔子的批评。《论语·先进》云：

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。”

季氏是鲁国三桓里实力最强的一家，到了季康子之世，为了增强自身实力，打算提高征税额度。对此，冉求非但未制止，还协助季氏搜刮民脂民膏，进一步增加他们的财富。孔子忍无可忍，便跟其他弟子说道：“冉求不再是我们的人了，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来攻击他。”这完全是要将冉求赶出师门的状态了。

在整部《论语》里，我们不见冉求有求仁、求义、问礼、问孝这一类的问题，可见他重视事功多于人性道德的修养。为季氏工作，符合了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孔门教诲，但能否劝谏上位者，似乎冉求仍有所不逮。我们不知道弟子们有否真的群起攻击冉求，冉求又有否做出什么改变。孔子命令学生群起攻击冉求，大抵也会引起学生们不敬冉求，毕竟老师已经要赶冉求出师门了，还要尊



冉求画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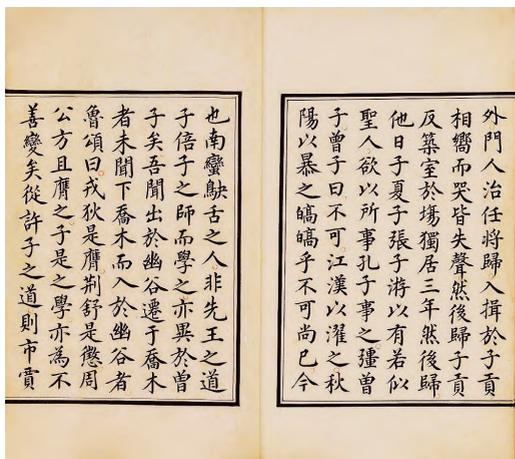
敬他吗?!

### 三、貌似圣人的有若

成圣之路并不简单，方法或许有多种，其中一种，大概是样貌长得像圣人。据《孟子》《史记》等文献记载，孔子去世后，弟子们思慕孔子，曾因有若似孔子而推举其为师，并以师礼事之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云：

昔者孔子没，三年之外，门人治任将归，入揖于子贡，相向而哭，皆失声，然后归。子贡反，筑室于场，独居三年，然后归。他日，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以有若似圣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强曾子。曾子曰：“不可；江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尚已。”

孔子死后，弟子守丧三年，子贡在孔子墓旁又筑庐多住了三年。过了些时日，子夏、子张、子游等以为有若长得有



《孟子》书影

些像孔子，便希望像服事孔子般服事有若，并要求曾子同意。曾子是孔子晚年的重要弟子，是后世传授孔学的重要人物，哪肯轻易让只是样子长得像圣人的有若坐上老师的宝座？当然，曾子没有将话说得很直白，只是委婉地说：“就像东西曾经用江汉之水洗涤过，曾经在夏日之下暴晒过，纯洁无匹。”意思是说：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没有人可与老师相比。这里究竟是在称赞孔子，还是只是不想有若坐上老师的宝座，以及有若有否真的坐上了宝座，我们并不清楚。以下让我们再看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的记载：

孔子既没，弟子思慕。有若状似孔子，弟子相与共立为师，师之如夫子时也。他日，弟子进问曰：“昔夫子当行，使弟子持雨具，已而果雨。弟子问曰：‘夫子何以知之？’夫子曰：‘《诗》不云乎：月离于毕，俾滂沱矣。昨暮月不宿毕乎？’他日，月宿毕，竟不雨。商瞿年长无子，其母为取室。孔子使之齐，瞿母请之。孔子曰：‘无忧，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。’已而果然。敢问夫子何以知此？”有若默然无以应。弟子起曰：“有子避之，此非子之座也！”

孔子死后，学生们都很怀念他，因为有若长得像孔子，学生们便共同拥戴他为老师，如同孔子在世时那样对待他。

这完全是盲目的怀念与崇拜，很快便有人提出疑问。孔子在生之时，有一次出行让学生们带上雨具，不久果然真的下雨。学生感到奇怪，为何老师会知道下雨呢？孔子指出，《诗·小雅·渐渐之石》中曾经说过在月亮靠近毕宿时，接着就会下大雨。昨天晚上月亮正是停留在毕宿的位置，所以理应下雨。不过，过去也有过月亮停留在毕宿却没有下雨的情况，可见孔子还是有点未卜先知的能力。以上是第一道问题，接下来是第二道问题。商瞿年纪很大却仍然没有孩子，其母便要为他另娶。孔子差遣商瞿前往齐国，但其母向孔子请求暂缓命令。孔子请瞿母不用担心，直言商瞿40岁后会有5个儿子，后来果如孔子所言。就这两道难题，弟子们向有若询问，究竟孔子如何得知？有若只是长相像孔子，学问却大大不如，便沉默着而无话可答。于是孔门弟子将有若从老师的位置上赶

了下来，更说此位置非有若所能坐。

看《孟子》与《史记》的两段描述，相信当时的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。谁也不想有谁之下，曾子更是孔子长孙子思的老师，自然也不希望有若坐上老师之位。学问不及孔子，而只有样子像老师，注定有若无缘老师宝座。这是孔子死后，孔门里一次明显的争斗。

#### 四、难以合作的子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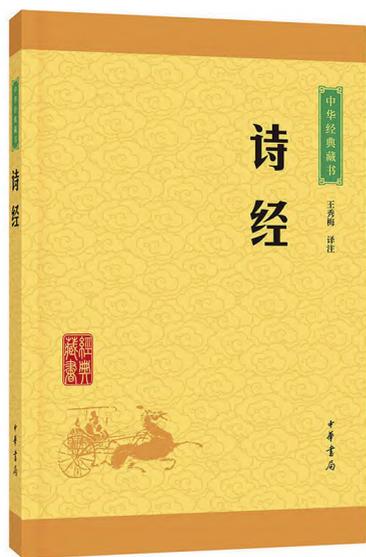
颛孙师，姓颛孙，名师，字子张，少孔子48岁，乃是孔门小弟子。子张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学生，与其他师兄弟的相处并不融洽。《论语》里清楚记载了子张的情况：

子贡问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曰：“然则师愈与？”子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（《先进》）

子游曰：“吾友张也为难能也，然而未仁。”（《子张》）

曾子曰：“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”（《子张》）

先看《论语·先进》里的记载。子贡问老师，子张（颛孙师）和子夏（卜商）二人哪位较强，孔子阅人无数，对学生十分了解，故回答得非常精妙。孔子以为子张有些过分，子夏则有点赶不上。听起来，好像是子张比子夏好一些，于是子贡再问老师，这样代表了子张比较强吗？孔子回答说“过犹不及”，



《诗经》书影

二者都不算得好。子张的“过”，所指乃是何物，或可从引后两章《论语》中寻得。

今本《论语》20篇，其中第19篇的篇题是《子张》，全篇共25章。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云：“此篇皆记弟子之言，而子夏为多，子贡次之。盖孔门自颜子以下，颖悟莫若子贡；自曾子以下，笃实无若子夏。故特记之详焉。”指出本篇多记孔门弟子之言，而孔子不在其中；并解释子夏与子贡之言所以在本篇特多的原因。又，黄怀信《论语汇校集释》云：“此篇杂记子张、子夏、子游、曾子、子贡之语，或言士行，或言交友，或言修德，或劝学，或勉改过，或言治狱，或论子张，或评仲尼，凡二十五章，无统一主题，要皆弟子之语，故次前篇。”同样指出全篇记载弟子所言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所说的其中一个主题——“或论子张”。孔门弟子讨论另一弟子的是非居然成了主题，可见子张的为人实在充满争议。在《子张》篇第15章，子游指出自己的朋友子张难能可贵，但是还不能做到仁。阮元《〈论语〉论仁论》云：“曾子、子游虑子张于人无所不容，过于高大，不能就切近之事与人为仁，亦同此说也。其曰‘为仁’，可见仁必须为，非端坐静观即可曰仁也。”阮元指出“仁”须要“为”，且要并为，故不可一人完成。在《子张》篇第16章，曾子指出子张行事高远，难以靠近，与仁者之平易近人刚好相反。子张之高不可攀，别人难以

跟他同行于仁道。《论语·先进》载“师也辟”，也是说子张为人因志高而流于偏激，与人难以相处。



阮元画像

孔子评价子张为“过犹不及”，是早已充分认识了子张的缺点。“仁”仅次于“圣”，乃儒家的中心追求，子游与曾子皆以此评价子张，反之可见成仁乃是孔门的重要教学内容。面对子张的性格缺陷，孔子自是因材施教：

子张问政。子曰：“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子张问：“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”子曰：“何哉，尔所谓达者？”子张对曰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

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难以亲近的子张向老师请教为政之道，孔子答道：在位时不要疲倦懈怠，执行政令皆出之以忠心。忠是尽心诚意待人处事的美德。孔子以此教导子张，盖因子张行事每多宏大高远，不可亲近。为政如能出之以忠心，则可以明白百姓之所需。子张又问孔子，士人如何可以称之为“达”。孔子反问子张，其所谓“达”是什么意思。子张解释，“达”的意思是作为国家官员时有一定名望，在大夫家工作时有一定的名望。孔子听了子张的分析后，指出他所说的不过是“闻”，而不是“达”；“达”是正直讲理，善于总结别人观点，可以退让。此等达者，无论是为官于国家还是大夫家都会顺畅。孔子接下来说，“闻”只是表面上爱好仁德，行动时却并不这样，自己把自己当作仁人。此等人无论为官还是居家时，必然会骗取不符合实际的名望。子张所说的“达”，在孔子眼中不过是“闻”。子张心目中的“达”，其实也符合其“堂堂乎”的性格，

孔子的教导无非为了令子张明白“质直好义”“虑以下人”才是最重要的。孔子循循善诱，一直试图纠正子张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缺陷。

## 五、结语

以上分析了由几位孔门弟子所引起的“争斗”，但他们既然都在孔门里，也证成了孔门弟子的多元结构。孔门弟子不敬子路，乃因孔子说了一句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”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最后还是由孔子解释，消除了弟子们的不满。冉求成为季氏家的总管，不关顾百姓，只为季氏求利，惹得孔子要将他逐出师门。弟子们有否为此党同伐异，文献没有太多的记载。弟子们将有若从老师之位上赶了下来，在在可见的是孔门弟子的争斗。子张才高意广、不能与人合作，是导致孔门分裂的重要原因。孔门弟子众多，不可能意见完全一致，存在纷争必不可免。孔门弟子的争斗，让我们看见了人性的实况，拉近了我们跟二千五百年前孔门的距离。

（潘铭基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）